

赤壁之戰縱橫談

赤壁之戰，在歷史上本來就是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戰。直至今日，兵家也還舉為以弱勝強的戰例。寫三國故事的小說家自然不放過這個描寫誇張的好機會。《三國演義》寫到此處，真是花團錦簇，好看極了。

但我們須首先看看當年的歷史。

（一）劉備窮途末路

在後漢末年的群雄角逐中，劉備是條件最差的一個。論家世，遠不如袁紹、袁術；論武術，遠不如呂布、孫策；論智謀，也遠不如曹操；他又不像孫權有個比較穩定的根據地。他以一個縣令起家，是最低微的出身，但即使縣令也不安於位。他東奔西走，先後依靠過公孫瓚、田楷、陶謙、曹操、袁紹、劉表，二十多年間，還沒有獲得尺地寸土。建安十二年，曹操大軍南征，劉表病死，劉琮投降，他帶着十多萬人（軍民老少都在其內）向南退走，又在



關雲長義釋曹操

當陽長坂被曹軍追上，連妻子都顧不上，一直逃到夏口，才同關羽的水軍會合。狼狽到這個地步，別人都認定他從此一蹶不振，沒有希望了。

東吳人寫的《江表傳》就有這樣的說法：劉表死後，魯肅奉孫權之命去見劉備，兩人在當陽相遇。魯肅問劉備今後的行止，劉備說：「我從前同蒼梧太守吳巨是老朋友，如今想去投奔他。」魯肅指出吳巨是個庸人，而且蒼梧僻在南方（蒼梧郡治即今廣西梧州市），豈是托足之地？不如同孫權聯合，還大有可為。劉備非常高興，就派諸葛亮到東吳談判。

劉備真要向蒼梧去嗎？那肯定是一條絕路，諸葛亮等人也一定不會同意。所以《江表傳》的記載未必可信。不過由此可知劉備當時處境的險惡已到了何等地步。

（二）曹操卻「消化不良」

但此時卻應着一句老話：「物極必反。」曹操吃得太飽了，患上了「消化不良」之症；而劉備和孫權，卻非死裏求生不可。形勢的潛移默化是非常微妙的。

為什麼說曹操患了「消化不良症」？

荊州是個大州，不要說長江以南那部分，就說在江北的地區吧：北面南陽、新野、襄陽，都屬南陽郡，轄地有現在河南南部、湖北北部和陝西南部地方；東面的江夏郡，轄地有



現在湖北東部地方；西面的南郡，轄地有現在湖北中部和西部地方，合起來相當於兩個省。加上劉表統治荊州十八年，沒有參加其他軍閥的戰爭，因此人口繁盛，人才集中，地方富庶，物資積蓄。在曹操看來，它簡直是一大塊肥肉。

使曹操料想不到的是劉表一死，劉琮就投降了，真是不費一兵一卒。

再有奇怪的是，那位劉皇叔竟然「攜民渡江」，連軍帶民，包攬了十餘萬口，拖男帶女，每天走路不到二十華里。本來可以打一兩仗的，為也就束手無策，一直逃到夏口去了。

這樣一來，曹操就不能不吃到「消化不良」了。他要分兵佔領大片土地，要收羅寄住荊州的各種人物，要搶奪大批物資，要建立曹家的新秩序，如此等等。他不暇再去追擊劉備，也就不暇計較孫、劉的聯合；而且，又給這種容易的勝利衝昏了頭腦，認為從此大勢已定了。再加上手下將校士卒，乘戰勝之威，搶掠金銀財寶，甚至收藏婦女，一個個變成小財主。他們的士氣已經全部化成「歸心似箭」，要回鄉享樂去了。總之，在物質上，在精神上，曹操及其手下都已處在「脹滿」了的狀態。

（三）「禍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禍之所伏」

在劉備方面，已是走到懸崖絕壁，他是抱着「戰亦死，不戰亦死」，不如一戰而死的決心。孫權方面，眼見曹操聲勢洶洶，下一步必然輪到自己，若不與劉備聯合，江東自然難保。投降他不甘心，只能全力一戰。這時孫、劉兩家，彷彿是「背水為陣」，已無退路了。

所以在赤壁之戰前夕，表面上，曹操乘戰勝之威，以數十萬大軍，壓到長江，勝利大有把握。但他不知道形勢已在暗中發生變化：自己方面的優勢，因荊州的意外得手而大大削減；反之，敵人方面的劣勢，卻由於緊密團結和拚死抵抗的決心而轉為優勢了。

古語云：「其進銳者其退速。」這種矛盾對立的轉化，自然不是當時因勝而驕的曹操所能料及的。

赤壁之戰，終於奠定了「三分之局」。劉備得到一塊較好的地盤，結束了飄蕩隨人的生活；孫權也取得一塊新地區，大大鞏固了江東。這就是《老子》說的：「禍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禍之所伏。」



（四）天時、地利、人和不在曹操這邊

由上文可知，人和不在曹操這一邊。而同時，天時、地利也不在曹操這一邊。

當年曹操南征劉表，劉表新死，劉琮在襄陽投降，於是曹操用輕騎急追劉備，劉備向南撤退，在當陽長坂一帶遇上曹軍，被殺得七零八落，便同孔明一千人向東退卻，退到樊口（今湖北黃岡縣〔1〕長江對岸），商議同東吳聯合拒敵。而關羽則另率一軍駐在夏口（今武漢市）。

但是曹操不是向東追擊而是向南直進，他以為先佔領江陵是最重要的，因為江陵積有大量糧食軍械。這樣一來，曹操大軍就集中在江陵一帶，反而讓劉備有喘息之機了。

由江陵東面直到夏口西面，沿着長江北岸有幾百里寬橫的一個沼澤地帶，這個地帶人煙極為稀少，道路不通，大船進不去，軍馬不能駐紮，兵家叫做死地。曹操無法從陸路進擊孫劉聯軍（除非他返回襄陽，另從桐柏山之南向隨縣一綫南下），於是就走水路。

這一帶的長江是非常曲折的，而且北岸是剛才說的沼澤地，南面又有東吳軍隊把守，於是曹軍只好沿着長江，進到赤壁。

【1】黃岡縣即今黃岡市。編者注。

赤壁有幾處，近代史學家多數認為赤壁之戰的赤壁是在今武昌之東的金口附近。曹軍當時也佔領了長江南岸一些地方，不料才一交戰，就吃了敗仗，只好退到江北。於是兩軍就在赤壁附近相持。

曹軍不能在南岸展開，就注定了要失敗，因為二三十萬大軍，一部分在船上，一部分在江北，而江北卻是大片沼澤地，只能侷促江邊一綫，真可說進退兩難。

地形對曹軍不利，對孫劉聯軍卻有利，不料還加上天時也不肯幫助曹操，剛好湊合一陣東南大風，於是黃蓋一把火燒起來，曹操水軍首先崩潰，陸軍也受牽連。因為地形限制，隊伍展開不開，而且岸上營寨也已着火，敵軍一壓，無從抵抗，便勢成潰退了。

但是沿江而退是不行的，只能向後。向後卻是大沼澤地，結果就像《資治通鑑》描寫的：「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（由江邊通到華容的路，向江陵最近），遇泥濘，道不通，天又大風，悉使羸兵（弱卒）負草填之，騎乃得過。羸兵為人馬所蹈藉，陷泥中，死者甚眾。」「操軍兼以饑疫，死者太半。」這場仗於是以曹操慘敗告終。

曹操犯了一連串錯誤：取江陵不取夏口，一也；不慣水戰偏要從水上進軍，二也；背靠沼澤，地形不利，三也；孤軍深入，外無策應，四也；初戰不利，便退據江北，五也；至於中了黃蓋之計，還是最後的事。沒有以上錯誤，僅僅一把火是燒不走曹操的。



（五）從《入蜀記》想當年華容道的面貌

《華容道》早就著名的折子戲了。當年京劇名角林樹森、金少山合演此劇，傾動一時。那關羽上場，好不威風，一句「你是驚弓鳥有雙翅難以飛逃」，嚇得曹操和手下殘兵敗將魂不附體。可是，經不起曹阿瞞一番又哭又求，終於還是「鐵打的心腸軟如綿」，只好承認：「當初待某家有恩典，今日裏報恩在眼前。」把曹操放過去了。

華容道到底是一條什麼路？

三國時代的華容，本是漢代的舊縣，位置在今湖北省長江北岸的監利縣北面約六十里，同現屬湖南省洞庭湖以北的華容縣不同。假如從烏林（在今洪湖縣〔二〕北）畫一條直綫到江陵縣（又叫南郡），那麼華容恰好就在這直綫的中心。所以曹操在赤壁戰敗以後，逃回江陵，以為通過華容是最直捷的路，誰知這竟是一條「爛胡同」，於是大部分敗兵都死在這裏。這真是「循名」而不「責實」的可悲結果。

這條路的確不好走，《三國演義》描寫的「地窄路險，坎坑難行」，「坑塹內積水不流，泥陷馬蹄，不能前進」，只能「搬草運蘆，填塞道路」，真是當年的事實。假如華容道上有

【一】 洪湖縣即今洪湖市。編者注。

一支軍馬攔截，曹操一千人的命運是不堪設想的。幸而關羽沒有趕到華容，「義釋曹操」只是小說家的一段虛構。

當年華容道這一帶到底怎麼個難走法？光看《三國志》是不甚親切的。我們且看九百六十年後，南宋詩人陸游自己的親身經歷，就會比較清楚了。

陸游是在乾道五年（公元一一六九年）坐船從長江到西川擔任夔州通判的。他過了鄂州（今武漢市）不久，就不走長江，改從沌口（在漢陽南不遠）進了一條小河汊，陸游寫道：「自是遂無復居人，兩岸皆葭葦彌望，謂之百里荒。」平時行舟，多於此遇盜。」走了兩天，「始有二十餘家，皆業漁釣。」再走兩天，「舟人云：自此陂澤深阻，虎狼出沒。未明而行，則挽卒（繹夫）多為所害」。又走了兩天，「過東場，井水皆茂林修竹，堤淨如掃，雞犬閒暇，鳧鴨浮沒。人往來林樾間，亦有臨渡喚船者，使人恍然如造異境」。一直走了七天，陸游的船才走出這個沼澤地帶，再入長江。【一】

陸游親歷其境，描寫是親切的。雖然也只是乘舟路過，所見不廣，所知不多，但是這條十分接近華容道的路線，地形何等複雜，地方何等荒涼，道路何等難走，也已不難想見。南宋時代還是如此，那麼在三國時代，那種原始氣息之沉重就更不用說了。

由此一事又可知，劉備方面，若有一支兵馬，先埋伏在華容道上，曹操的敗兵是一個也走不脫的。可惜孔明事先也沒想到，等知道曹兵由華容道退卻時，才派兵去追，已經來不



及了。這是正史上這樣寫的。

小說家也是「事後諸葛亮」，虛構了關羽在華容道義釋曹操一場文字；還說孔明不止派一支人馬，而是派了張飛、趙雲，先衝殺兩陣，迫得曹操走到華容小路上去，從而突出關雲長的義氣來。這是小說家之言，讀者不要受騙上當了。